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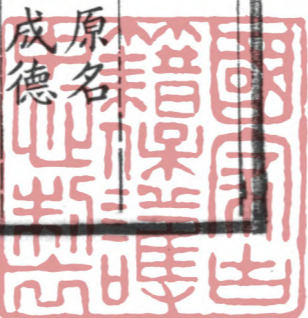
通志堂集卷十四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名成德



雜文

萬年一統頌

有序

恭惟

皇帝陛下神凝得一學懋通三建八柱於天樞張
四維於地絡固已德隆宙始功煥乾金者矣至如
敬

天深欽若之心法

祖大配京之烈龍驤奮武紹智勇於商湯虎觀雖
經接心源於義易

聖孝之侍膳問安無間

皇慈之訓儲毓德尤勤莫非萬善咸該一中獨運
故能萬邦和協而四海永清者也猶恐精一危微
史冊有難詳之粹美聖神文武廷臣多未悉之載
颺臣曰侍螭均親依黼座遊街衢而鼓腹比葵
藿以傾心白鳥棲周圍之中飲和既久青冀託堯
階之上霑澤惟多扈從之餘見聞無非至理趨鏘

之下紀述已積名言敢爲擊壤之歌用伸天保之
祝識同螢燭寧有見於曦舒才極涓埃曾何加於
海岳第櫪馬戀主自知盈缶之誠而梧鳳鳴時聊
卜過曆之瑞云爾頌曰
巍巍惟天穆穆惟

皇帝力何有有此萬方有風有雨有日月光休茲
皞皞澹然以忘萬年一統世躋羲黃天祚有清萬
方頌聖譬彼觀天在衡齊政譬彼測海蠡智私逞
康衢之謠輶軒無斲臣師其意對揚休命天眷

在

帝

帝益虔虔陶匏彙結匪直郊壇亦臨亦保舉念皆
天懷柔百神爰及竺乾面稽昭格靈貺殷闡猗與
那與世有濬哲紹庭上下無競維烈開創守成同
塗合轍萬物作覩續承不輟昭克配功萬世是揭
念典于學遜志時敏樂此不疲廣覽博引理學洙
泗異端無踳勤若儒生五夜功準況 天縱資一
覽而盡問夜辨色寒暑視朝 天顏龍表雲日則

堯委裘垂筴政簡科條惟廉與法以肅百僚無漢
雜霸邁周誦釗勤政之後孝奉

兩宮問安侍膳尊養必躬

天子而孝其德彌弘而又齋邀以時謁 陵六飛
屢駕感慕遺弓重茲國本 元良慶衍毓德少陽
承華乃踐慎簡名臣諭道以善鮑魚必除邪蒿弗
薦禮樂詩書

聖訓不倦鯨鯢橫海猱猱載塗不思報德恣其嘯
呼爰飛金矢張我天弧

皇威所暨拉朽摧枯山無伏莽海不揚波加以文
治臨雍講學璧水環橋陳經揚推絕域從師虎賁
磨琢四海弦歌九州禮樂一道同風羣歸被濯憂
勞萬姓罔或宴安翠華所至親問閭閻民依軫念
知悉艱難搏節愛養財貨無殫九年之蓄式是周
官於鑠放勲昭茲萬世聲教四敷下蟠上際民時
雍哉堯曰治未小臣何幸亦是悠憩沐澤霑渥臣
節自勵何以事君曰忠與愛暨清慎勤以效感戴
踴躍歡欣頌其梗槩

帝德如天治隆三代壽祚悠長萬有千載

忠孝二箴

有序

竊惟含齒戴髮之倫罔不知有君親而生成高厚
在某更有不同者肉食錦衣朱輪華轂出自襁褓
至於弱壯承恩席寵溢分逾涯而悠悠歲月罔知
報稱朝夜興思怵惕靡安夫蒼穹之高非蟲豸所
能感春暉之煦非寸草所能荅然而犬馬之誠烏
鳥之私有不能自己者敬賦二箴書之座右庶幾
出入觀覽云

濟濟羣工盈盈朝列獨臣卑微瞻天近日綴衣趣
馬俾之供職長楊五柞豹尾龍脊晷刻無離時呼
在側爾髮爾膚咸帝之德爾食爾衣咸帝之澤恩
之渥矣真同罔極葵思傾陽馬思竭力曾是有知
不共朝夕脰踵可捐敬勤無忒

右忠箴

高門懸薄孰不有親藐予小子獨異等倫有怙有
恃玉葉金莖鞠我育我早被華纓程母畫荻韋相
傳經延師就塾望爾有成箕裘之業庶幾克承婉

兮變兮突弁如星有玉勿琢恐墜家聲先師垂訓
顯親揚名敢不黽勉無忝所生

右孝箴

易九六爻大衍數辨

易言理也而數有不通則無以明理何先儒亦似
有味於數以昧於理者乎他不具論即如每卦六
爻必分冠之曰九曰六先儒曰九爲老陽六爲老
陰君子欲抑陰而扶陽故陽用極數陰用中數是
說也予竊疑之夫陰陽天道豈徒用數而能抑之

扶之哉嘗深思而得之曰此無他天地之正數不
過一二三四五之正數至六七八九十之成數則
各有所配非正數矣作易者每用正數故孔子曰
參天兩地而倚數其參天不過一也三也五也而
一與三與五非九乎其兩地不過二也四也而二
與四非六乎此九六爲天地正數故可分冠於各
爻若曰扶陽抑陰於分爻之義無取其昧於數者
一也又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曰數
所賴者五十又曰非數而數以之成是說也予尤

疑之夫數貴一定而曰所賴五十非數而數不大
誕繆哉嘗深思而斷之曰此脫文也天一地二天
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數正五十
有五故乾坤之策始終此數繫辭明曰天數二十
有五地數三十五有五豈不顯然而何獨於此
減其五數以另爲起例哉至於所用之數或曰除
六虛言之引揲著爲證亦非也蓋數始於一終於
五天道每祕其始終以神其消長故虛一與五以
退藏於密則其用四十有九而已此後世遁甲之

術所由出也若曰除六虛於始終之義未明其味於數者二也雖然亦謂其理當如是耳有不信者試爲焚香靜坐以深探之

詩名物騶虞辨

身爲大儒則毋務爲新奇之論如詩騶虞之爲仁獸其說舊矣獨賈誼新書本韓詩章句謂騶爲文王之囿名虞乃司獸之官後儒竟無有從之者歐陽文忠學博才鴻常力詆先儒穿鑿附會之非其立論不詖固粹然大儒也乃獨於新書有取焉謂

毛鄭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人多稱祥瑞亦無有以爲言不知其何物也於是直斷以無此義噫誤矣按山海經云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名曰騶牙即詩所謂騶虞也太公六韜淮南鴻烈皆云散宜生曾得騶虞以獻紂相如封禪書曰囿騶虞之珍禽徼麋鹿之怪獸又一見於瑞應圖一見於王會圖皆是物也張平子東京賦則曰囿林氏之騶虞何平叔景福殿賦則曰騶虞承獸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又羅

願爾雅翼以爲似馬王伯厚以爲騶吾騶牙騶虞一物也然則確證甚多安得謂無是物乎其他縱不可信而太公在毛鄭之前淮南相如山海經與毛同時比鄭爲先尚亦不足信乎乃知毛鄭之說不爲無據而歐公此論特未之詳攷耳吁是詩詞旨與序義相合較更明白似無待辨而吾獨惜文忠大儒乃有此誤也或亦其好新奇之過與

賦論

詩有六義賦居其一記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

一變而爲騷騷一變而爲賦屈原作賦二十五篇其原皆出於詩故離騷名經以其所出之本同也於時景差唐勒宋玉之徒相繼而作而原之同時大儒荀卿亦始著賦五篇原激乎忠愛故其辭纏緜而悱惻卿純乎道德故其辭簡潔而樸茂要之皆以羽翼乎經而與三百篇相爲表裏者也漢之興也名儒則有董仲舒賈誼兒寬司馬遷蕭望之揚雄劉向歆父子東京則有班固崔駰崔寔張衡蔡邕之徒多者至數十篇少者亦數篇而其最著

者曰司馬相如相如之詞雖稱侈麗闕衍失諷諭
之義然攷之佚傳相如嘗受經於胡安蜀人多傳
其業其功至與文翁等故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
之師地里志語後世以俳優目相如之詞者非也班固書
稱枚臯善爲賦特以臯不通經術爲賦頌好嫚戲
以故得媒黷貴幸僅比東方朔郭舍人而臯亦自
言爲賦不如相如由此觀之則知相如之賦之所
以獨工於千古者以其能本於經術故也其言曰
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

可得而傳推相如之意蓋真有所謂不可傳者哉
其可傳者侈麗闕衍之詞而不可傳者其賦之心
也若能原本經術以上溯其所爲不傳之賦之心
則所可傳者出矣經術之要莫過於三百篇以三
百篇爲賦者屈原荀卿而下至於相如之徒是也
以三百篇爲詩者蘇李而下至於晉魏六朝三唐
以及於今之作者皆是也藝文志曰自孝武立樂
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
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則樂府

者又賦之變也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賦賦變而
樂府樂府之流漫漫淫而為詞曲而其變窮矣窮
則必復之於經故能以六經持萬世文章之變即
詩賦一道猶可以見賢人君子之用心若遂薄之
為雕蟲末技吾未見揚雄之法言太玄謂可直駕
離騷而上之天下萬世可無法言太玄決不可無
離騷法言太玄或可泯沒離騷決不可泯沒
也愚按賦之心本一原而其體制遞換亦可縷數
騷一也兩京之渾融博奧一也黃初以還及乎晉

宋之初潘陸孫許以雋雅為宗南北朝以降顏鮑
三謝以繁麗為主蕭氏之君臣爭工月露徐庾之
排調競美宮奩至唐例用試士而駢四儷六之習
風雅之道於斯盡喪中世杜牧之輩始推陳出新
更為竒肆實以開宋人瀟漫無紀極之風而賦之
體又窮矣本賦之心正賦之體吾謂非盡出於三
百篇不可也

原詩

世道江河動成積習風雅之道而有高髻廣額之

憂十年前之詩人皆唐之詩人也必嗤點夫宋近
年來之詩人皆宋之詩人也必嗤點夫唐萬戶同
聲千車一轍其始亦因一二聰明才智之士深惡
積習欲闢新機意見孤行排衆獨出而一時附和
之家吠聲四起善者爲新豐之雞犬不善者爲鮑
老之衣冠向之意見孤行排衆獨出者又成積習
矣蓋俗學無基迎風欲仆隨踵而立故其於詩也
如矮子觀場隨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寧不
悲哉有客問詩於予者曰學唐優乎學宋優乎予

曰子無問唐也宋也亦問子之詩安在耳書曰詩
言志虞摯曰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此爲詩之本也
未聞有臨摹倣倣之習也古詩稱陶謝而陶自有
陶之詩謝自有謝之詩唐詩稱李杜而李自有李
之詩杜自有杜之詩人必有好奇絕險伐山通道
之事而後有謝詩人必有北窓高臥不肯折腰鄉
里小兒之意而後有陶詩人必有流離道路每飯
不忘君之心而後有杜詩人必有放浪江湖騎鯨
捉月之氣而後有李詩近時龍眠錢飲先以能詩

稱有人譽其詩爲劔南飲光怒復譽之爲香山飲
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譽之爲浣花飲光更大
怒曰我自爲錢飲光之詩耶何浣花爲此雖狂言
然不可謂不知詩之理也客曰然則詩可無師承
乎曰何可無也杜老不云乎別裁僞體親風雅轉
益多師是汝師凡騷雅以來皆汝師也今之爲唐
爲宋者皆僞體也能別裁之而勿爲所誤則師承
得矣作詩原

原書

予篤好書每謂書有天分而非盡關乎做做書有
興會而不必出乎矜持傳云人心不同有如其面
桓温欲似劉琨而琨婢以爲甚似而非予謂惟書
亦然聚千百能書之人於此其筆跡無一同聚千
百不能書之人於此其筆跡亦無一同使必出於
同則千古書法止一右軍足矣即如右軍學衛夫
人而究之衛自衛王自王臨蘭亭者亦各自見筆
意也若銖而較寸而合豈復有真面目耶王紹宗
曰我書每精心空思率意而成聞虞世南不臨摹

但被中畫肚我亦如之坡公云我書意造本無法
蓋古人絕技必有神明所寓興會所觸動與天隨
而不自知予每當筆硯精良時或無意中有得意
之筆否則不但掣肘迫書即稍一勉強而愈作愈
不佳程子所云作字須敬此亦儒者持心語而書
法豈關此哉古之能書者或觀劍器或聽江聲或
見蛇鬪此豈有書之事哉然而會心有在矣予嘗
謂熟讀蒙莊即可悟作書之理悠悠千古解吾語
者誰也予恐書家之涉做做矜持者有鸚哥驕秦

此字

吉了之誚故作書原

擬設 東宮官屬謝表

康熙十五年月日臣等恭遇

皇上冊立 東宮特設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
等官以資輔導臣等謹奉表稱謝者伏以宮懸銀
榜 長男題青石之書門啓銅扉 元良居白鶴
之禁正重離之位玉冊金文命洵震之官銀章紫
綬爰求博望之多才允入瀛洲之妙選慶流宗祏
歡洽輿圖竊惟冢嫡所以繫人心儲闈所以貳宸

極是以帝王大典豫教爲先輔導得人宮僚爲重
承華斯建必資羽翼之功崇賢旣開即勤師傅之
任不登嗜鮑引禮惟嚴旋賦釣鼈繩愆特峻晉重
賀循之儒宗親受太子之拜漢尚桓榮之稽古羣
看博士之尊溫嶠上侍臣補益之箴伯藥獻贊導
嬉遊之諷未有九旗初建四友即賓五勝夙嫺三
長咸集如今日者也

陛下太室呈祥堯門啓瑞幼敏等於漢幄孝德邁
於周門胥臣之荅文公端俟賢良之贊賈生之規

漢帝快瞻有道之長將君我而齒讓之惟先自長
世而慈保之無盡亦有山濤作傅小輦稱榮劉寔
爲師行高致譽於是斟酌隋唐之制增設輔導之
員一宮彈肅荅於王珉之書一時才賢讓諸王恭
之表蕭傅風高於杜曲殊寵攸加竇嬰戚重於西
京清秩斯顯遂使龍樓應制瞻馳道而從容鳳閣
登英向蒼旂而賡拜五禮六樂無非毓性之方三
德九功並是儲精之具豈直處瑤山而作詠見諸
山海之經吹銅律以迎和得之太師之戶臣等媿

家丞之秋實鮮庶子之春華藻思難窺本乏卞蘭
泉涌之讚盛德靡際惟矢樂人海潤之歌伏願
天姿玉裕茂德川沈得保傅若二疏有賓客如四
皓問安視膳克盡

兩宮之歡繼體重輪大慰兆民之望則千年少海
之波光浮若鏡五色前星之曜氣蔚成珠矣

擬 御製大德景福頌賀表

康熙十六年月日臣等恭遇

皇上御製大德景福頌恭祝

太皇太后萬壽臣等謹奉表稱賀者伏以瑤池高
宴白雲飛長樂之宮騫樹清歌玉霞映濯龍之殿
青瞳白髮下金母於西池瓊珮仙琚聯婺光於南
極集九重之慶君子惟祺進萬年之觴 天顏有
喜竊惟大電繞斗統闢壽丘瑤光貫虹慶流華渚
吞神珠而誕禹暈璧月而生湯仰聖哲之降祥實
隆慈之載育他若漢皇提三尺劔瑞啓昭靈唐宗
成一統功美鍾神武各本讓善於天之義以展事
親如帝之思然上和熹聖德之頌著述徒出史官

尊文明崇化之宮徽號空加文母未有兼祿位壽
名之德致顯揚祝嘏之休煥彩蘭宮增華桂殿如
今日者也

陛下仁孝性成尊養備至兩宮定省奉太任太妣
之歡一德趨承竭文子文孫之力欽惟

太皇太后福懋三朝恩昭九有誠周方甸非止崇
曳練之風機協圓靈不僅恃觀圖之識詒謀恭儉
上掩漢京締造艱難爭光卽室猶念非景福咸備
曷瞻四海之母儀惟大德在躬斯表九重之第祿

維時當陽春布澤之辰正寶婺騰輝之日 玉輿

隨侍翟服齊班八千歲爲春秋孰比大椿之遐算

三千年一花實誰似蟠桃之植根 親製卿雲晨

露之詞恭上 南山萬壽之頌奏霓裳於大內如

聆侍女之笙慶長寧之永年應送上元之酒烏飛

可祝引彼虎賁之弓鴿放未央紀以金籠之數豈

止奚斯頌魯燕喜來壽母之詩文考歌風思媚及

周姜之婦 臣等內則粗窺陰教未諳學慚博物詎

進張華女史之箴才謝天人敢效陳思姜嫄之頌

伏願道洽彤庭範垂椒寢啓賢啓聖龍棟盤於億
齡母地母天燕璽寶於百世法宋家聖后號堯舜
於女中追漢代賢妃習經典爲博士不須泰山進
長生之枕授術神仙新垣刻延壽之栢迓休人主
矣

書昌谷集後

嘗讀呂汲公杜詩年譜少陵詩首見於冬日雒城
謁老子廟時爲開元辛巳杜年已三十蓋晚成者
也李長吉未及三十已應玉樓之召若比少陵則

畢生無一詩矣然破錦囊中石破天驚卒與少陵
同壽千百年大名之垂彭殤一也優曇之華刹那
一現靈椿之樹八千歲爲春秋豈計脩短哉

題米元章方圓菴碑

探河源者於星宿尋地脈者於崑崙書家之有鍾
王詩家之有李杜其崑崙星宿也書至南宮而書
之能事畢矣然南宮書從鍾王來詩至東坡而詩
之能事畢矣然東坡詩從李杜出山谷云老杜之
詩昌黎之文無一字無來歷處書猶是矣見近時

學蘇詩米字者不知其來歷而徑學蘇米且并不見蘇米而學夫學蘇米者之點畫與唇吻每況愈下久而彌失其真吁可慨也近有人自龍井得米元章方圓菴碑初搨示予其筆法瘦勁全學聖教序與俗所摹癡肥一種迥異學米者見之當知老顛來歷必不專專爲天馬賦伎倆矣

題董文敏秋林書屋圖

世之目文敏者動於巨然北苑內求之非是輒云僞此如畫竹林諸賢必寫其沈湎潦倒科頭袒臂

之狀而不知山公啓事叔夜揮絃彼自有正笏端紳目送飛鴻時也此卷紅樹綠莎朱闌石砌頗極雅麗是文敏少年得意之筆以爲贗者乃見橐駝謂馬腫背也識者辨之

題文與可墨竹

讀東坡筴管谷記便如有兔跖蛇腹之幹凌霄漢而出以爲與可之竹在是也觀與可之竹亦如見掀髯捫腹兔起鶻落之筆拂拂在叢篠間兩者俱有神遇知筆墨外別有事在矣京師苦無竹得此

幅挂壁恍身在瀟湘淇澳間也王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知言哉

元旦帖子

黍谷陽回葭灰氣動車迎三素斗轉七星曉鶯傳
第一新聲早識上林樹色江鯉破千層凍浪遙連
太液波光句芒始屆東郊青帝旋居左个銷沈寒
漏胥歸爆竹聲中綻洩春光先到梅花影裏於時
青袍朝士金谷名流並簇平盤爭燒甲煎舉尊前
柏葉誇盛事於年年傳勝裏金花覽物華於處處

達夫常侍懷故鄉客鬪之篇摩詰詞臣賦元旦早
朝之什莫不驚心歲牘屬望書雲至於鳥卜年豐
蠶燒歲稔燕裁雙尾雞畫重晴當門並貼桃符委
巷競稱椒頌爾乃對景物之更新傷華年之易逝
醉屠蘇而耳熱撥商陸而心寒噫嘻庭除擁篲漫
陳崔寔之書旃厦橫經空夢戴憑之席儻化工假
我以歲月花鳥助我以文章庶幾日麗嚶鳴即待
寸珠之照當此冰開魚曝可無尺素之移

端午帖子

節自天中時當夏仲五花施帳爭歌長命之詞重
碧盈尊疊和延年之頌釵名玉燕兩兩斜飛辭繞
朱絲雙雙並結捕鴟梟而作供惜鴿鴒之能言草
是宜男共鬪五時之勝鏡呼天子相傳百鍊之金
團扇鮫綃畫鳳文而繞戶赤符神印穿金鏤以垂
門采朮浴蘭俗傳萬井觴蒲簪艾勝極千秋水躍
丹魚廣澤鼓青龍之艦風高黃雀靈鷲迴彩鷁之
帆哭曹女於婆娑弔屈平於湘漢旣望古而增慨
遂即事以興懷於是接景光觀雲物可以處臺榭

而居高相與升山陵而眺遠翩躚羽扇挹清颺以
俱來縹緲仙舟泛綠波而竟去我之懷矣眷言念
之嗟乎勝事常存良辰難再孟嘗不作空餘木梗
之悲胡廣旣生乃有葫蘆之棄回思往昔之陳陳
勿使今茲之寂寂情有同乎樂可知矣

祭吳漢槎文

嗚呼我與子昔爰居爰處誰料倏忽死生異路自
我別子子病雖遽款款話言歷歷衷素初謂奄旬
尚可聚首俄然物化楊生左肘青溪落月臺城衰

柳哀計驚聞未知是否疇昔之夜元冕垂纓呼我
永別號痛就醒非子也耶彷彿精靈我歸不聞子
笑語聲子信死矣傳言是矣帷堂而哭寡妻弱子
七十之母遠在故里返輻何日倚閭何俟嗟嗟蒼
天何厚其才而嗇其遇亦孔艱哉弱齡克賦左馬
右枚未題鴈塢先泣龍堆中郎朔方亭伯遼海蕭
蕭寒吹荒荒破壘子窮過此二十四載凌雲欲奏
狗監安在自我昔年邂逅梁谿子有死友非此而
誰金縷一章聲與泣隨我誓返子實由此詞

皇恩蕩蕩磅礴無垠阜帽歸來嗚咽霑巾我喜得
子如驂之靳花間草堂月夕霜辰未幾思母翩然
南棹憑艫發詠臨流垂釣舟還巨壑鶴歸華表朋
舊全非容顏乍老中得子訊臥疴累月數寄尺書
趣子遄發授館甫爾遂苦下泄兩月之間便成永
訣自古才人易夭而貧黃金突兀白玉嶙峋以彼
一日易我千春知子不願卓哉斯文子志未竟子
勞已息有子與女塊然苦席言念交期慰爾營魄
靈兮鑿之無嗟遠客尚饗

募建普同塋引

蓋聞惠必旁敷史著澤枯之德慈當下逮禮垂掩
骼之文烟橫古冢騷人以此徘徊月隱北邙詞客
緣斯愀愴詎必過橋公之墓始解迴車奚須上董
相之墳方圖漬酒蛇猶思報願酬魏顆於他年蟻
尚銜恩敢讓宋郊於異日因塵不謬果報非虛舊
有普同塋者屢經締構多歷歲年斂萬骨以同藪
聚千骸而並坎人天共鑒庶免荒榛蔓草之悲魂
魄咸依可無怪雨盲風之恨然而運逢歷劫積蛻

何多人比恒沙陳根不少歎併壘之已滿舍此安
之嗟泉壤以難容逝將不免縱使付咸陽之烈燄
灰燼堪憐假令投白馬之洪流漂浮足惜爰有沙
門弘斯善願擬買松楸之隙地充彼牛眠欲求虞
芮之閒田封茲馬鬣然而畫餅奚裨望梅曷補定
藉檀施之樂助共成震旦之良因不揣芻蕘爲之
乘車嗟乎丹丘不到人間少換骨之方綠字無名
海上乏返魂之術羸政之鮑魚空載園寢同歸茂
陵之鶴駕終荒輶輅共盡茫茫絕壑難禁幽獨之

宵啼窅窅窮塵忍聽黎丘之夜哭但獲少施涓滴
千秋鬱原氏之阡第令共損錙銖萬鬼安滕公之
室敢邀花雨仰庇慈雲

通志堂集卷十四



通志堂集卷十五

涿水亭雜識一

癸丑病起披讀經史偶有管見書之別簡或
良朋涖止傳述異聞客去輒錄而藏焉踰三
四年遂成卷曰涿水亭雜識以備說家之瀏

覽云爾

燕山竇十郎故居或云在城西或云在昌平或云
在涿州或云在薊州當時馮瀛王道贈詩有靈椿

納蘭

性德

容若

原舊
成德



一株老之句今北城有靈椿坊疑是十郎舊里此靈椿所以名坊也

元時海子岸有萬春國進士登第恩榮宴後會同年於此宋顯夫詩所云臨水亭臺似曲江也今失所在元有甄氏訪山亭在城西今莫詳其處矣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衙衙是也其別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十二詠程篁墩學士和之有桔槔亭楊柳灣稻田菜園蓮池而響牖鐘鼓樓慈恩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其遺

址不可問當在越橋相近蓋響牖即越橋下牖而鐘鼓樓則園中可遙望爾

紅螺山大明寺碑元昭文館大學士太史院使領司天監事樊從義撰文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王與書稱寺始於唐金世宗大定間召佛覺禪師於真定之弘濟來住茲山元仁宗時詔雲山禪師以榮祿大夫大司空佩一品銀章主大聖安寺內侍大司徒王伯順以大明爲聖安宗派請太皇太后發帑五萬爲脩寺之貲至正中雲山從

聖安歸老於此盡捐前後所賜金帛重脩焉蓋沙
門檢校司空在遼時已然金元循之不改也碑又
云兩紅螺死爲雙浮圖瘞之寺中今寺南一池曰
紅螺池三面皆果園花時游覽頗勝殿西有竹一
畝寺東南二里許爲明懷寧侯孫武敏公墓有兩
碑一李賢撰一彭時撰中一碑刻諭祭文

呼奴山白雲觀有元大德八年集賢學士宋渤碑
千佛寺建於明萬曆初中有長沙楊守魯安陽喬
應春二碑皆鎮陽林潮書潮以鴻臚寺主簿直文

華殿中書應春碑稱諸天阿羅漢皆太監楊用所
鑄劉同人帝京景物略乃謂爲朝鮮國王所貢當
以碑爲實也

藥王廟天啓中魏忠賢所建落成時帝加獎諭賜
賚甚厚當年必有豐碑今無片石蓋爲人所踣矣
龍華寺明碑二其一播陽釋道深撰廣陵起昂書
撫寧侯朱永篆額其一金陵朱之蕃撰高陽孫承
宗篆額永春李開藻書文辭甚俚不足觀

資福寺明正統間僧圓昇建至嘉靖初尚膳監太

監馬潮脩之中有山西按察司僉事督理宣府邊
儲四明錢俊民碑書之者禮部左侍郎任丘李時
也殿前梵壇上勒片石有壬寅三月三日字未知
何時所建明正德癸酉司禮監太監張雄建寺於
宛平縣香山鄉畏吾村賜額曰大慧并護敕勒於
碑寺有大悲殿重檐架之中範銅爲佛像高五丈
土人遂呼爲大佛寺嘉靖中太監麥某提督東廠
於其左增蓋佑聖觀於是合寺觀計之殿宇凡一
百八十三楹拓地四百二十一畝蓋是時世宗方信

道士而厭緇流內官惟恐寺刹之毀故建道觀於
其旁而寺後之山又有真武祠藉此以存寺也寺
之始建大學士茶陵李東陽爲碑工部尚書湯陰
李鏐書之新寧伯譚祐篆額其增置佑聖觀也大
學士餘姚李本撰文禮部尚書高安吳山書之成
國公朱希忠篆額其後萬曆壬辰重脩則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太倉王錫爵撰記

功德寺有木毬使者其事近於怪按宋張世南游
宦紀聞載雪峰寺僧義存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

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寺有木毬相傳受真覺役使呼僕延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滾入池中得不壞然則以木毬爲使浮屠固有其術蓋有先版葺而役之者矣

五臺山僧侈言娑羅樹靈異至畫圖鏤版然如巴陵淮陰安西伊洛臨安白下峨嵋山在處有之聞廣州南海神廟四本特高今京師臥佛寺二株亦有干霄之勢顧或著或不著草木亦有幸不幸也懷柔城極堅整西南在平地東北則因山爲之其

南甕城可盤馬麗譙片石記萬曆九年增脩丈尺末云並用純灰鋪底灌抵全完以垂永久宜其歷百年尚如新築也

釣魚臺在懷柔縣西三里山水殊勝澗流至此廣丈餘橫版橋以渡東南一望渚烟村樹彷彿江鄉瓊華島土取自塞外輟耕錄西軒客譚可稽也石移自艮岳明宣宗廣寒記可證也

西山有君子口疑即寰宇記所云君子城譌爲箕子城者也

駕到口在西山其曰駕到不知何年事

齋堂村在西山之北百餘里產畫眉石處也元豫章熊自得偕崇真張真人往居撰燕京志歐陽元功張仲舉皆有詩送之元功詩云先生去隱齋堂村境趣佳處如桃源西出都門二百里山之蓋屋水浩疊一重一掩一聚落一溪十渡深而渾羊腸險徑挂山腹蠡房小屋粘雲根立當阨塞若關隘視入衍沃同川原市朝甚邇俗塵遠土產雖少人烟繁鉏畝菽陸宜麥菽樹柵作圈收雞豚園蔬地

美夏不燥煤炭價賤冬常溫前年熊郎入賣藥施貧者藥人感恩熊君攜笈今就子繞舍木葉書續繙崇真真人又繼往况是偓佺之子孫紫簫夜吹遼鶴至林響谷應松風喧登高東望直沽口海日涌出黃金盆應憐曼倩戀象闕坐羨龐公歸鹿門仲舉詩云燕垂趙際中有村正在西湖之上源源頭落花每流出亦有浴鳧時在壘隱君葺茅據幽勝髣髴小莊如陸渾環之蒼松數十樹拔出太古虛無根攢峰疊壁何盤盤地多磽礧少平原先生

生計雖苦薄最喜靜無人事繁黃精本肥朮苗脆
疆場有瓜牢有豚吟詩作畫百不理一家笑語常
春溫功名祇遣世塗累飽煖已荷皇天恩近聞京
志將脫橐貫穿百氏手自繙朱黃堆案墨滿硯鈔
寫况有能書孫雲晴輒辱羽客去穀熟方來山鳥
喧土牀炕煖石窯炭黍酒香注田家盆要知精舍
白鹿洞不待公車金馬門元之大一統志卷帙繁
富攷證亦綦詳矣而自得復撰燕京志仲舉謂其
貫穿百氏必有出於大一統志之表者惜乎其書

之不傳也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龐碩
朝廷優之徭役弗事歲時得陞殿上上皇帝壽百
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惟謹毋敢越尺寸而
諸耆老高幘博褐從容暇豫以齒後先門者不敢
誰何視百官退乃陟峻陞承清光歸而娛戲井陌
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則龐眉黃
髮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此
元王士熙張進中墓表進中居京師亦耆老之一

也進中字子正善爲筆管以堅竹毫以鼬鼠淇上
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興趙子昂皆與之遊以一
筆工而數得持筆以入禁中觀元盛時尊養耆老
之典亦庶幾上庠之風矣

明初有玉鴿十二從南方來飛集燕山識者謂北
平當王蓋兆燕山十二陵也

都中遺老述萬曆間西山戒壇四月游女之盛鈿
車不絕茶棚酒肆相接於路至有挾妓入寺者一
無名子嘲以詩云高下山頭起佛龕往來米汁雜

魚鹽不因說法堅持戒那得觀音處處叅

項羽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又立
齊將田都爲齊王都臨淄又立故秦所滅齊王建
孫田安爲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在濟北是爲三
齊後田榮自立爲齊王并王三齊之地正義三齊
記云右即墨中臨菑左平陸謂之三齊

句吳按史記秦伯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
餘家號曰句吳正義引世本注云秦伯始所居地
名許慎淮南子注云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句

顏師古云句夷俗發聲亦猶越爲於越正義又云
泰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
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吳越春秋泰伯號句吳越
在城西北隅名曰故吳注泰伯所都謂之吳城在
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其後楚封春申君黃歇爲
相以吳故墟爲都邑即此也

吳有數稱漢書項羽傳舉吳中兵曰吳中漢書灌
嬰傳渡江破吳郡長吳下按吳縣本平地槩言之
猶言稷下敖下云見葉氏過庭錄曰吳下今人多

稱平江爲吳門按李德裕文指潤州爲吳之門戶
又王充論衡云孔子與顏淵上泰山東望吳閶門
外白馬如練充謂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
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他書作吳門而此
云閶門者誤也此吳門即冀郭門也冀與魯爲鄰
非今閶門明矣又見漢五行志洪州亦有吳門鎮
曰吳門又吳縣有大吳鄉曰大吳沈休文安陸王
碑文鴻騫舊吳李善注劉琨勸進表奄有舊吳曰
舊吳梁簡文帝浮海石像銘云長處全吳今崑山

有全吳鄉又長洲縣上元鄉全吳里是也梁同光二年升蘇州爲中吳軍節度吳越時稱中吳府亦曰東吳

吳會世多稱平江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如此今郡中有吳會亭府治前有吳會坊皆承其誤按史漢等書所載皆以吳會爲吳越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此時未分會稽爲吳郡蓋指吳會稽之地耳至吳郡既立之後若曹子建詩云行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諸葛孔明論

荊州形勢云東連吳會東漢蔡邕傳云寄命江海遠跡吳會謝承後漢書施延傳云吳會未分吳張紘謂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則斥言孫氏莊子釋文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已上皆指二淞之地又按吳孫資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宋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

六朝亦有下吳會兩郡造船若干者此類甚多證
據尤切或謂為會稽二字可獨稱會乎按宋元嘉
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分浙東五郡立會
州以隋王誕為刺史晉宋間亦以會稽為會土故
謝靈運有會行吟此獨稱會之徵也

蘇臺青箱雜記云蘇州有姑蘇臺故謂蘇臺相州

有銅雀臺滑州有測景臺故亦稱相臺滑臺

又見古蹟攷

三楚史記貨殖傳淮南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
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孟

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水鄉陸士衡荅張士然詩云余固水鄉士注吳地

也當時水勢瀾漫流亦湍急自後人築堤立塘村市錯置水稍平減流漸寬緩

三吳之說互有不同十道四蕃志以吳郡丹陽吳

興為三吳通典及元和郡國圖志並同又以義興吳郡吳興為三吳

郡國志同酈道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

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東為會

稽後分為三號三吳即吳興吳郡會稽也按晉書

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

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爲吳郡舒爲會稽則是吳郡
吳興會稽爲三吳矣安帝隆安三年孫恩陷會稽
劉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及陶回爲吳興太
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及
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
回賑卹據此則與水經合矣又虞潭傳蘇峻反潭
爲吳興太守詔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
事孝武帝寧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奧壤水旱并
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

除一年租以此兩事攷之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
而太后之詔亦不在三吳之數豈一時稱謂初無
定說抑史傳各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潭所督三
吳晉陵宣城義興計六郡而稱五郡潭自爲吳興
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桓寶救三吳者以孫恩
旣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
郡國志別說爲正

陸廣徵吳地記以金陵爲中吳鄂州爲南吳武昌
爲下吳即三吳也地理指掌圖三吳今蘇潤湖州

亦據吳丹陽吳興三郡而言也

虎丘山在吳縣西北九里唐避諱曰武丘先名海

湧山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

山在郡城西北五里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二百

步遙望平田中一小丘比入山則泉石竒詭應接不

暇吳越春秋闔閭葬此三日金精爲白虎踞其上

因名虎丘郡縣志云秦皇鑿山以求珍異孫權穿

之亦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今劔池兩厓劃開

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爲吳中絕景王元之張敬夫

皆有銘晉王珣虎丘銘曰虎丘先名海湧山山大

勢四面周迴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

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王僧虔吳地記云

虎丘山絕岳聳壑茂林深篁爲江左丘壑之表吳

興太守褚淵昔嘗述職路經吳境淹留數日登覽

不足乃歎曰今之所稱多過其實今覩虎丘逾於

所聞斯言得之矣顧野王虎丘山序云高不抗雲

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路若絕而復通石

將斷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也御

史中丞沈初明等遊山賦詩並書屋壁梁郡守謝

舉有虎丘山賦宋何求及二弟點肩陳顧越唐史
德義並隱此山紹興中洛人尹焞避地山中書堂
存焉舊有東西二寺即王珣別館皆在山下山半
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因神僧竺道生於此
說法號千人坐石他山所無白蓮池虎跑泉亦生
公遺跡陸羽泉即藏殿側石井試劒石因大石中
裂故名及望海樓真娘墓皆有古人賦詠
舊稱虎丘為王珣宅未審所據王劭諸州舍利感
應記虎丘山寺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是矣

三江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

於分處號三江口
此三十里太近

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

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

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

亦曰婁江三百里當云
二百餘里於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

記云顧野王地
里志同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

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水經

云松江自太湖東北流徑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

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

口入五湖之中此亦別爲三江五湖庾仲初揚都賦注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古迹如此先儒蔡仲默取以證禹貢之說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吳敗于檣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于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檣李相去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此語亦當云報檣李矣

姑胥臺臺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蘇者蓋吳音聲重凡胥鬚字皆轉而爲蘇故後人直曰姑蘇隋平陳乃承其譌改蘇州以吳越春秋越絕二書攷之一作姑胥一作姑蘇則胥蘇二字其來遠矣

山得水而景物奇變泰山在平地不及匡廬之多態澎浪爲彭郎小孤爲小姑詩人借景作情不宜堅索故實

牡丹近數曹毫北地則大房山僧多種之其色有天紅淺綠江南所無也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微酸不及朱櫻之甘碩
福建江西廣東深山中畚民同於猺獞不與平
民相接有作工於民家者食之階石不以人禮待
之其人射鳥獸種麥此山住一二年移至別山官
府不能制有數種姓自相婚配

今之黑鬼可人可魚晉時謂之崐崙即蛋民也海
船用以守纜恐爲魚蟹所傷

高麗日本之間海中有釜山爲往來之中頓海道
無程而順風行一日夜可得千里貿易者曾有順

風行五日至長岐島者故知其國去寧波五千里
日本海中有魚與人無異而禿首有尾通番者謂
之海和尚

日本至中國海面五千里而禽鳥有來去者望見
海船即來息力於檣篷倦不能動或施之以米或
掇而食之

日本之外有一國彼人謂之東京其間有夜海白
日昏黑得見天星海水有一處高起二三丈如檻
然凡有東京販者而日本人爲駟僧則中國貨貴

通志堂集卷十五
若日本居貨以待東京人之來則賤也日本入操
場練兵必以夜蓋燈火整亂易見也其教藝處不
令中國人見之

日本唐時始有人往彼而留居者謂之大唐街今
且長十里矣

日本之東北有食人者倭亦畏甚因山作關以拒
之倭人精於刀且不畏死登岸則難敵而舟甚小
故湯和立法於海中以大船衝沈其船

通志堂集卷十五

